

幕府将军

〔美〕詹姆士·克拉维尔著
苟锡泉 陈嘉宝 等译

花城出版社



幕府將軍

下

责任编辑：王伟轩

封面设计：苏家杰

幕府将军

荀锡泉等译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7印张 1插页 1,050,000字

1935年8月第1版 193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7,800册

书号 10261·626 上下册定价 7.60元

第三十八章

布莱克松在名贺陪同下郁郁不乐、步履艰难地走下山，朝着由侍卫们形成的圈子中两个坐在蒲团上的人影走去。侍卫的一边是片山丘，后面是高耸入云的山峦，由于天气闷热，也由于这几天他感到的悲伤，和对茉莉子的担忧，加上这么久除了用日语之外不能用别的语言谈话，觉得脑袋发痛。现在一看到了茉莉子，痛苦也减轻了许多。

他曾多次到近江家去，想看望茉莉子或打听她的消息，然而武士们总是很有礼貌地、但又坚决地谢绝了他。近江作为他的一位朋友，只告诉他：“她很好，别担心，安信先生。你懂吗？”“懂。”他说，他只懂得不能见到她。

寅永也曾把他召去。他有很多话要跟寅永说，可是由于拙于言词，结果除了激怒寅永外，什么成效也没有。富士子也看了茉莉子好几次，回来时总是说茉莉子身体很好，而且总要加上那句套话：“别担心，安信先生，你懂吗？”

至于文太郎，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他们白天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地彼此问好。文太郎除了偶尔来用一下浴室外，也象网代其他武士那样，对他既非友好也无敌意。

由于加紧了训练，布莱克松每天从早忙到晚。当他在努力教练或用功学日语时，不得不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沮丧情绪。每到黄昏，他总是弄得筋疲力竭。天气如此炎热，使他汗流浹背，雨水常常淋得他全身湿透，而且一个人孤零零的。他从未

感到过如此孤单，也从未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不属于这个番邦异域。

还有三天前发生的那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，那是漫长而潮湿的一天，正当残阳夕照时，他困倦地骑马回家，一到家马上就感到家里出了麻烦事。富士子神情紧张地迎接他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她低垂着眼睛，最后才平静地回答：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不耐烦地再一次问道，疲倦使他感到十分烦躁。

接着她招呼他进入花园。她用手指着屋檐，但在他看来，房顶看上去倒是挺牢固的。她嘴里在讲，一边又在指手划脚，半天他才醒悟过来，原来她指的正是他悬挂野鸡的地方。

“哦，我已把那忘了！我……”但他记不起该怎样说，于是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，“我明白。野鸡怎么样啦？”

仆人们从门内、窗户里盯着他，很明显，他们都吓得呆若木鸡。她又说了一遍，他全神贯注地听着，可还是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“我不明白，富士子。”

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战战兢兢地作出有人搬动野鸡，并把它取走埋掉的动作。

“哎呀呀！明白了，富士子，明白了！那气味很厉害吗？”他问道。由于他不知道恶臭这个词日语怎么说，所以使用手捏住鼻子来表示臭气难闻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安信先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她发出苍蝇的声音并用手比划着一大群苍蝇嗡嗡飞叫着的样子。

“哦，是的！明白了。”要是从前他会表示抱歉。如果他懂得那些词，他也会说，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但他现在没有这样做，只是耸耸肩，让背上的疼痛减轻些，并且嘟哝说：“没办法。”他只想尽快享受一下沐浴、按摩的愉快，这是使他能活下去的唯一的欢乐。“见鬼去，”他转身走开，用英语说，“要是我白天在这儿，我就会留意到了，真见鬼！”

“请问，安信先生？”

“没办法？”他更大声地重复说。

“哦，是的，非常感谢。”

“谁拿走的？”

“植木屋。”

“啊，那老家伙！”植木屋是个花匠，那个和蔼的、没牙的老头。这老头用他慈祥的双手照料那些花草树木，并把花园打扮得漂漂亮亮。“噢，把他叫来。”

富士子摇摇头，她的脸色变得象粉笔一样苍白。

“花匠死了，死了。”她低声说。

“怎么死的？为什么？他怎么死的？”

她的手指着原来挂野鸡的地方，轻声地说了好些令人不解的话，然后学着用剑一砍的动作。

“天啊！为了那只该死的发臭野鸡，你就把那老人处死了？”

所有的仆人立即跑进花园，双膝跪下。他们头贴到地上，一动不动地跪着，连厨师的孩子们也是这样。

“到底在搞他妈的什么鬼？”布莱克松近乎狂暴地叫道。

富士子冷静地等大家都到齐了，然后象武士而不是象农民那样也跪下鞠躬，“请原谅，请原——”

“让你的原谅见鬼去！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？嗯？”他开始

恶狠狠地咒骂她，“你为什么不看在上帝的份上先问问我？嗯？”

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，因为他知道，所有的仆人都清楚：由于他们惹得他如此生气，他满可以不问情由便在这个花园里把富士子和大家劈成碎块，即使寅永本人也不能妨碍他处理自己的家事。

他看见有一个小孩由于惊慌恐惧而发抖。“天上的耶稣基督，请你赐我以力量……”他抓住一根柱子使自己镇静下来，“这不是你的过错，”他忍不住大声说，也不知道自己说的不是日语，“是她的过错！是你！你这害人精！”

富士子慢慢地抬起头来，看见他那在指责她的手指和他脸上憎恨的表情。她低声吩咐了她的女仆阿月。

阿月摇着头并开始恳求她。

“马上去！”

女仆走了。她回来时带着那柄杀人的剑，泪流满脸。富士子拿过剑，双手把它呈递给布莱克松。她说，虽然他并没听懂她所说的一切，但他知道，她是在说：“我该负责，请处死我吧，因为我惹您生气了。”

“不行，”他夺过剑，把它扔掉，“你以为这就能使花匠复生了吗？”

这时，他突然明白自己干了什么和正在干的事。“哦，上帝啊……”

他离开他们，绝望地走到村子上面的一片断岩层上。这村子就在老柏树附近的神龛旁边。他哭了起来。

他哭泣流泪，因为一个不该死的好人死了，因为他现在知道是他杀害了这个人。“上帝饶恕我吧。我该负责——而不是富士子，是我杀了他，是我下了这样的命令：除了我谁也不要去

动那只野鸡，我当时还问她是否大家都明白了。她说，是的。我假装认真地这样命令她，但这点现在已无关紧要了。我明知他们的法令，知道他们的风俗，却下了这样的命令。那老人违反了我那愚蠢的命令，富士子还能怎么样呢？应归咎于我自己才对。”

眼泪流完了，这时已经是深夜。他回到自己的屋里。

富士子象往常一样正在等着他，不过这次只是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剑横搁在她的腿上。她把剑递给他，说：“请，安信先生，请吧。”

“不行，”他郑重地接过剑说，“不行，富士子。没办法，是吧？羯磨，嗯？”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，并表示歉意。他知道她不得不忍受由于自己的愚蠢而造成的恶果。

她泪如泉涌。“谢谢，谢谢，非——非常感谢，安信先生，”她断断续续地说，“很对不起……”

他心里对她寄予了无限同情。

是的，布莱克松十分伤心地想，自己确是同情她，但这也不能饶恕你或者去掉她蒙受的羞辱——或者使花匠复生。都怪你，你本来该清楚……

“安信先生，”名贺叫道。

“噢，名贺先生，什么事？”他从自责中自我摆脱出来，低头看着走在他身旁的年轻人。

“我说过，我希望做你的朋友。”

“噢，谢谢。”

“是的，也许你会——”下面是一大串布莱克松听不懂的话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教，嗯？明白‘教’吗？教教有关世界上的东西，好吗？”

“啊，好的，对不起，请问教你什么？”

“关于外国——外面的国家，世界，好吗？”

“噢，现在懂了。好，我试试看。”

他们已走近侍卫们。“明天就开始，安信先生。朋友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名贺先生。我试试。”

“很好。”名贺非常满意地点点头。当他们走到武士们那儿时，名贺命令他们别挡住路，并示意布莱克松单独往前走。他听从了，感到自己在这群士兵中很孤独。

“您好，寅永老爷。你好，茉莉子小姐。”他说着，走到他们当中去。

“你好，安信先生，请坐。”

茉莉子对着他微笑道：“你好，安信先生。身体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布莱克松回头朝她看去。他真高兴见到她，“你在这儿使我很高兴，非常高兴。”他用拉丁语说。

“你的——看见你真高兴，不过你脸上有不愉快的阴影。怎么啦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寅永问道。

她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。寅永嘟哝着，然后说起来。

“我的老爷说你忧心忡忡，安信先生。我看确是这样的。他问你有什么烦恼。”

“没什么。寅永老爷，谢谢，没什么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寅永直截了当地问道，“什么事？”

布莱克松马上顺从地回答他：“植木屋，”他无可奈何地说，“是的，植木屋的事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！”寅永把意见告诉茉莉子。

“老爷说不必为老花匠伤心。他要我告诉你，这全是按照法规处理的。老花匠完全明白自己当时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。”

“我却不明白。”

“是的，你是难以理解的。但你想一想，安信先生，野鸡在阳光下变得腐烂，成群的苍蝇嗡嗡乱飞。你的健康，你侍妾的健康，你全住宅的人的健康都受到威胁。还有，对不起，近江先生的管事和其他人也在背地里轻轻抱怨。我们最重要的一条规矩是：个人绝不能妨碍整体的协调，记得吗？因此就得采取措施。你想想，腐烂、腐烂的恶臭令人作呕。对不起，对我们来说这是世界上最难闻的气味。我本来想告诉你，可是——唔，这是一件使我们大家都有点恼火的事。你的管事——”

“为什么当时没有人来找我？为什么竟没有人跟我说一声？”布莱克松问道，“那野鸡对我是毫无意义的。”

“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你已经下了命令，你是一家之主。他们不知道你们的风俗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根据我们的风俗去解决这一难题。”她跟寅永讲了好一会儿，解释布莱克松说过的话，然后又转身来说，“这件事是不是使你很难过？你要我继续讲下去吗？”

“请继续讲吧，茉莉子小姐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后来，安信先生，你的管事、小牙厨师召集了你所有的仆人来开会。村长武良也正式被邀请出席。他们决定，由于这只是一家的问题，所以不能叫村里的贱民来把它弄走，得由家里的一个仆人把它拿去埋掉；尽管你曾经坚决地命令过不能动它。很清楚，你的侍妾有义务使你的命令得到执行。老花匠要求允许他把野鸡拿走，反正最近他白天或睡觉时腹部都疼痛难

忍，他觉得跪下除草和种东西都很累，干起活来很不如意。三厨助也提出让他自己去拿走野鸡。他说自己年幼愚笨，他的生命与这么一件重大事情相比实在不值一提。最后老花匠得到了这一荣誉。安信先生，这确是极大的荣誉。大家都很崇敬地向他鞠躬；他也向大家鞠躬，然后高高兴兴地把那东西拿走，埋掉，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“他回来时直接去见富士子小姐，告诉她自己干了什么，说他违背了你的命令，嗯？她感谢他除掉了一大害，然后告诉他等着。她找我替她出主意，问我她该怎么办。这事是堂堂正正地干的，因此得认认真真的对待。安信先生，我跟她说我不知道。我问文太郎先生，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件事因为你的缘故变得很复杂，所以他便请示寅永大人。寅永大人亲自去看了你的侍妾。”茉莉子转过身来向着寅永，并根据他的要求告诉他自己讲到什么地方了。

寅永讲得很快，布莱克松看着他们。女的如此娇小玲珑、温柔可爱，而男的则结实、健壮，他的腰带紧紧地系在他那肥大的肚皮之上。寅永不象很多人那样交谈时手势不停，而是让手保持不动。他的左手贴在大腿侧，右手总是搁在他的剑柄上。

“嗨，寅永老爷。嗨。”茉莉子看了一下布莱克松，继续郑重地说，“老爷叫我解释一下。对不起，安信先生，要是你是日本人，那就好办了。老花匠就会自个儿到墓地去接受他的解脱。可是，请原谅我，你是外国人，尽管寅永大人封你为旗本——他的一名家臣——而这是一件决定你是不是合法武士的事情。我很荣幸地告诉你，他裁定你是一名武士，你确有武士的权利，因此一切就迎刃而解了。有人犯了罪，故意违抗你的命

令。法令是明确的，不能有别的选择。”这时她变得严肃起来，“但寅永大人听说你对杀人的事很敏感，为了免得你感到难受，他亲自命令他的一位武士把老花匠送归太虚了。”

“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先问问我呢？那野鸡对我是毫无意义的。”

“安信先生，这跟野鸡不相干，”她解释说，“你是一屋之主，法律规定你住宅内的任何人都不得违抗你的命令，而老花匠是故意违反命令的。如果人们可以无视法律，知法犯法，那整个世界就不可收拾。你的……”

寅永打断她的话。她听着，回答了一些问题，接着他又示意她继续讲下去。

“嗨。寅永大人要我让你放心。他亲眼看见老花匠象他应得那样死得很快，死得毫无痛苦并且很体面。寅永大人甚至还把自己的利剑借给那武士。安信先生，我该告诉你，老花匠还为他能在风烛残年帮忙你家干活，尤其能为有助于确定你的武士身份而感到骄傲哩。最使他感到骄傲的莫过于给予他的这一荣誉了。安信先生，寅永大人要我跟你说得清清楚楚：当时并没有使用公开的死刑执行人。”

“谢谢，茉莉子小姐。谢谢你把这事跟我解释清楚。”布莱克松转向寅永，非常端正地鞠了一躬说，“谢谢，寅永老爷。非常感谢，懂了，谢谢。”

寅永赞许地回礼：“嗯，安信先生，别担心，呃？你有什么办法呢？对吧？”

“没办法。”布莱克松在回答寅永向他提出的有关步枪团训练的问题，但对他们说的话没有一句真正听进去。此刻他仍然神思恍惚，脑子内还在为刚才他们跟他谈到的事情搞得乱

糟糕的。他曾在所有的仆人面前责备了富士子，责怪了这位全屋子所信任的主妇，而富士子和他们只不过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。

富士子没有错，他们也没有错，有错的只是我。

已经做了的事，不管是对花匠、对她或者是对他们，我都无法挽回了。

我怎能带着这样的耻辱生活呢？

他盘着腿坐在寅永的面前，剑系在腰带上，微微的海风吹拂着他的和服。他呆滞地听着和回答寅永的问题，什么事都觉得无关重要。茉莉子说战争就要来临了。他问什么时候来，她说：“很快了，所以你要和我马上离开，你要陪我一程，安信先生，因为我要到大阪去，但你要从陆路到江户去准备好作战的船只……”

突然间，周围变得出奇的寂静。

接着大地开始摇撼起来。

布莱克松觉得五脏六腑都快要炸裂了，身上的每根神经都在惊恐地颤抖。他想站起来，可是办不到。他看见所有的侍卫也一样不知所措。寅永和茉莉子拼命用手和脚使自己紧贴住地面。从天空和地上传来了天崩地裂的怒吼。这些声音笼罩着他们，越响越烈，使他们的耳鼓也几乎要破裂了。他们也成了这一片狂乱中的一部分。霎时间，这狂乱突然停止了。震动仍在继续。他觉得很想呕吐，他那不轻信的心紧张地提醒自己，这是坚实安全的陆地而不是随时可以翻侧的海洋。他吐了一口唾沫，清除口中难闻的味道，同时紧抓住那颤抖着的大地，一阵阵感到恶心。

岩石象雪崩似的从北面的山上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，开始

直往下面的山谷倾泻，更增加了混乱的气氛。武士们的营地有些已经不见踪迹。他手脚并用趴到地上摸索着。寅永和茉莉子也同样趴在地上。他听见自己在叫喊，但却似乎并没有声音从他或者他们的嘴里发出来。

地震停止了。

大地又变得象它一向那么坚实，就象它本来的那个样子。他的手、膝盖、身体都还在不由自主地颤抖。他努力想让自己镇定下来，不要发抖，好喘一口气。

接着大地又轰鸣起来。第二次震动开始了，这回来势更猛。这时，高地的另一头地面裂开了，张开着大口的裂缝以惊人的速度直向他们推进，在离他们五步的地方经过，并继续朝前伸延。他看见寅永和茉莉子在裂口边缘摇摇晃晃，站立不稳，这情景简直使他不相信那儿本来是坚实的地面。他仿佛在做恶梦似的，看见寅永在最靠近那吞没一切的深坑，开始掉了进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猛然从麻木的状态中清醒过来，一个箭步向前猛冲过去。他的右手急速抓住了寅永的腰带，而大地却象狂风中的树叶那样颤动着。

裂缝有二十步深，十步宽，这是条死亡的深渊。泥土、石头不断地倾泻着，把寅永和他一起往下拖。布莱克松挣扎着想寻找能用手抓住的东西和能站稳的地方，拼命喊叫寅永出一把力，这时他险些给拉进了深沟。惊魂未定的寅永用脚趾插进裂缝的陡壁，由布莱克松半拖半背着奋力爬了出来。现在他们两人都脱险了，正躺下来喘着气。

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次地震。

大地又裂开，茉莉子尖声叫喊着。她想爬出来，但新的裂口把她吞没了。布莱克松发狂地向裂口边缘爬过去。余震使他

失去了平衡。他在裂口边缘目不转睛地朝下看，她在几英尺下面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发抖，只感到天旋地转。陷坑有三十步深，十步宽。裂口的边缘在他脚底下可怕地崩裂着，他让自己滑下去。泥土、石块纷纷落下，使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抓住茉莉子，把她拉到另一块安全的岩石上。他们一同努力使自己站稳。又是一次新的震动。岩石大部分塌陷，他们正不知所措，这时寅永那铁一般的大手抓住了他的腰带，使他们没有再往这地狱滑下去。

“看在基督的份上……”布莱克松叫道，他用一只手抓住她，拼命想用脚和另一只空出来的手抓住点什么来作支撑，用力猛得简直要把臂膀从肩膀上拉了出来。寅永一直揪住他，直到他们又到了一块狭窄的岩石上为止，这时带子也断了。在震动间，短暂的间歇使得布莱克松有时间把她拉到这块岩石上，碎石象雨点似的落在他们身上。寅永跳到安全的地方，大声催促他快走。这时裂口正发出轰隆声，并且开始合拢，而布莱克松和茉莉子还在裂缝的深处。寅永再也帮不上忙了。恐惧使布莱克松产生了非凡的力量，他不知怎的居然能把茉莉子从这坟墓里拉出，把她往上推。寅永紧紧抓住她的手腕，把她拉上了边缘。布莱克松紧跟在她后面攀爬，但由于部分内壁倒塌使他又向后滚跌。裂缝对面的陡壁向他这边合拢时发出令人骇怕的尖锐刺耳的声音。泥土、石块从陡壁上掉下来。好一会他以为自己被陷在里面了，但他挣扎着，并摸索着从这坟墓中爬了半截出来。他躺在仍然颤动着的边缘上，大口大口地吸着气。他爬不动了，两脚还在裂缝里。裂缝在合拢，接着又停下来——现在这裂缝口只有六步宽，八步深。

一切隆隆声都停止了。大地又变得坚实起来，并恢复了

平静。

他们听天由命趴在地上，等待着恐怖再次来临。布莱克松大汗淋漓地开始站起来。

“不行！”寅永示意他躺下待着。他的样子非常难看，太阳穴处有一道可怕的很深的口子，因为他的头刚才撞在岩石上了。

他们都在喘着气，胸部一起一伏，嘴里感到一股苦味。侍卫们挣扎着站起来，一些人开始向寅永跑过去。

“不行！”他喝道，“等一等！”

他们听从他的话，再次趴在地上，似乎得永远等下去。这时一只鸟儿尖叫着从树上飞到天空，接着又飞出另一只鸟儿。布莱克松摇着头把汗水从眼睛上甩掉。他看着自己正紧抓着草丛的手指，破裂的指甲染满了鲜血。草丛里有一只蚂蚁在爬动，接着一只又一只，它们开始出来寻找食物。

他心有余悸地跪坐着：“什么时候才会解除呢？”

茉莉子没有回答他。她给地上那个裂口弄得昏昏沉沉。他爬到她那边问道：“你好吧？”

“好——好，”她气喘吁吁地说。她满脸泥土，和服又脏又破，两只木屐和一只袜子早掉了，伞也不见了。布莱克松扶她离开了裂缝的边缘，但她仍然处于麻木状态中。

接着，布莱克松看了看寅永问：

“你好吗？”

寅永说不出话，他的胸部疼痛难忍，手臂和腿上满是擦破的伤口。他指了指那差点儿把他吞噬了的裂缝，现在只留下一条狭窄的沟了。这沟向北裂开又形成了一个深谷，不过没刚才那么宽，也没那么深。

布莱克松耸了耸肩说：“羯磨。”

寅永大声打着嗝，接着咳起来。他吐了口痰，又打起嗝来。这使得他现在可以讲话了。他开始对着裂沟破口大骂，同时用他不灵活的手指往沟里挖。尽管布莱克松并不都听懂他讲的所有的话，但寅永却象日本人平常那样清楚地说着：“该死的羯磨，该死的地震，该死的沟——把我的剑也埋掉了，该死的！”

死里逃生的欣慰以及刚才的狼狈相使布莱克松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接着寅永也笑起来。他们的欢乐也感染了茉莉子。

寅永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。现在，生还的欢乐使他感到暖呼呼的。他开始在沟上面做鬼脸，取笑自己，嘲弄地震。他停下来，招呼布莱克松学他的样。他又开双腿站在沟上，解开自己的缠腰布又笑起来。他叫布莱克松也这样做。布莱克松听从他的话，两人就要往沟里撒尿，可是尿撒不出来，一滴也没有。他们拼命想把尿挤出来，大家笑得更厉害，更拉不出尿。最后，他们到底尿出来了。布莱克松坐下来，向后靠在自己手上喘息一下，等到他稍为恢复元气之后，便转向茉莉子问道：“茉莉子，这地震是不是永远结束了？”

“是的，到下次地震才会有了。”她继续掸掉手上及和服上的泥土。

“这儿经常是这样的吗？”

“不，有时来得很轻微。有时隔一炷香或半炷香的功夫，一天或半天就发生一连串的震动，有时只震一次——谁也不知道，安信先生。现在在另一次地震到来之前这算是结束了。羯磨，是吗？”

侍卫们注视着他们，一动也不动，等候着寅永下命令。在那原始的单面篷顶的住房那边，火正向北猛烈燃烧。武士们正